



記事珠

唐

馮贇纂

顧懋樊校閱

讀書數真珠以記

于授幼時家以綠真珠勝爲簾押操讀書數真珠以
記日輒一遍

玉女進食

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謨觴內有仙書無數昔之人方
回讀書于內玉女進以飲食

馬鬼錦韉

楊貴妃死之日馬嵬媼得錦初鞵一隻遇過客一翫
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續骨膏

武帝以金彈彈鳥破其白光琉璃馬鞍甚悔恨之李
少君取續骨和豨膏接之映日而視初無損處

自然簾

徐福為始皇作自然之簾懸于宮門始皇拖文珠置
膝上其簾便下去之則簾自捲不事鈎也故又名不
鈎

無字碑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
格清峻不為文章號曰無字碑

安石榴

李漢碎胡瑪瑙盤盛送王莒曰安石榴莒見之不疑
既食乃覺

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人謂之香尉

蒲桃髻

小兒髮初生爲小髻十數其父母爲兒女相勝之辭
曰蒲桃髻十穗勝五穗

魚春出金釵

寶曆中西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愛而買歸
食至春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
史掌之

麴部尙書

汝陽王璿取雲夢石甕泛春渠以置酒作金銀龜魚
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尙書

糠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自爲糠
市

碧落侍郎

沈羲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官
爲碧落侍郎

獵蠅記室

諸事珠
三
盧記室多作脯腊夏則委人於十步肉扇上塗錫以撲蠅脯以青紗障隔塵土時人呼爲獵蠅記室

噴墨

班孟疇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九花虬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寸真虬龍也身被五花紋號九花虬後以賜郭子儀

茗戰

建人謂闔茶爲茗戰

溫柔鄉

成帝謂合德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柔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寶井

范蠡收四方難得之貨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麗色溢於閨房謂之游宮

瓊厨金

光武皇后弟郭況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東京謂況家爲瓊厨金穴

粧點芳草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貴家棋子

開成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爲棋子

桃花醋

唐世風俗貴重葫蘆醬桃花醋照水油

眉目如畫

馬援眉目如畫

忌日

齊世祖于南康郡作樂有絲無管空中聞有篴聲調節相應

鮫人淚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筋

歌兩曲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相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
人疑其一聲在鼻

沈約集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諷
詠

女郎請書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江
海賦碧玉硯銀水玻黎爲匣

恨不讀書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
恨不十年讀書

聚芳圖百帶

宗測春遊山谷見竒花異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
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沈休文

沈休文多病六月猶綿帽温爐食薑椒飯不爾則委
頓

鶴識字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
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梨花洗粧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或全買
樹

怯夜幡

胡陽白壇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
號怯夜幡

田水聲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秣稻已秀翠色染
人時剖脰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臥蛇

傳咸掌有臥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
章過人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窻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其明
甚

得意田

雲陽改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棄無用金

一醉六日

張麟一醉六日嚙柱幾半

裙幄

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籍草而坐解裙四圍遮繞如奕碁謂之裙幄

貯蘭蕙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春草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夫

洗筆

白傅每一詩輒洗其筆

杜蘭香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

夢神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

書倉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長七寸

李子昂長七寸

自負書劍

凌倚隱衡山往來自負書劍削竹爲擔裹以烏氈符
旣死山僧取以供事

支琴

白傅用胡松節支琴

詩成裁窻紙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窻裁故紙連綴用之九章字惠
文

弄葫蘆成詩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詠則注水於葫傾已復注若擲
之於地則詩成矣

崑崙

宇文卓古

記事珠終

聖主盞聽左丞檀超高譚不覺墜地

拈屏語引

余嗜先輩翰墨藏幘外往往得之紙屏紈扇間題紈
第韻語耳唯屏座上多格言名訓余尤嗜之每塵餘
觴次觸目有會必歸而疏記自爲昏惰鍼砭伊川云
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則遊藝中禔躬攝心卽此
片巒爲韋弦佩有餘旨已歲次巳巳立秋日武林王
道焜昭平父識

拈屏語

錢唐王道焜輯 張遂辰校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現。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

王陽明曰。爲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歸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寔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善可不爲耶。

夫人一日不知非。則一日安于自是。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則此身爲義理再生之身。可以造命。

定與魔相敵。鍊成之心。心必堅。喜與憂相參。鍊成之

福福必久。

士大夫當寔有憂國之心。莫徒有憂國之語。當爲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事。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

學者病痛雖多。要有二端。陽病驕。陰病吝。陽病輕。陰病惰。陽氣生事。陰病廢事。

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昔韓魏公琦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須念其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者是。要思其傾覆之易。

蓋世功名。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俗情濃。醜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斯學問得力處。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

而難有禮。

君子有三言。一曰無內踈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之釣餌。卽人世之機阱。切須猛省。

清修之士。與無厭之徒。往往好言貧。但貧一也。守之則高。談之則俗。胡文定公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

意將何求。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山谷跋東坡馬券云。方叔豆羹常不繼。或責安用汲汲索錢。此不識痛癢者。從旁論鍼砭耳。

士大夫不可竿牘無節。要使人難見。以杜幸端。不可嗟嘶太高。要使人易見。以敦舊好。

天時有風雨晦三。而明一。人事有凶悔吝三。而吉一。舒休常少。憂戚常多。自古而然。以道眼破之。則無不自得。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讀書不見聖賢爲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爲衣冠盜。講學不尚躬行爲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爲眼前花。氣象要高曠。不可踈狂。心思要縝密。不可瑣屑。趣味要冲淡。不可偏枯。操守要嚴明。不可激烈。

比稠人中不可議人短長。必有親厚者。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饑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患難所臨。卽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世之齷齪富貴者。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一餽問耳。

寇萊公曰。富時不儉。貧時悔。見時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聞人談論。但且虛受悅服。慎勿鋒起求勝。詳究取捨在我而已。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天下容有好諛之君子。必無諫諍之小人。故聞過甚難。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媿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于貧賤。妬忌之心。骨肉更甚于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眼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二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是者博聞。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覺人之詐。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動于色。此中有無窮意味。無窮受用。

戲謔不唯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

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方是真修之士。

士人處世。寧使人誅其不來。毋使人厭其不去。

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王符曰。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做人無一點真懇念頭。便成箇花子。事事皆虛。涉世無一段靈活機趣。便是箇木人。處處有碍。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忍亦有辨。畏勢而忍者。不足爲忍。無可畏之勢。而忍者。是名爲忍也。

凡天下可憐之人皆不自憐之人故曰無爲人所憐
凡天下可愛之物皆人所共愛之物故曰不奪人所
好

朱叔元與彭寵書曰凡舉事毋爲親厚者所痛而爲
見讎者所快

論名節則緩急之事小較生死則名節之論微

義所宜爲力所能爲心所欲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
勸得止只是無志

神仙傳云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踈未能遠
不可急去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讀得兩行書說得幾句話
素書曰多許少與者怨旣迎而拒者乖又曰貴而忘
賤者不久強用人者不畜

山樓是勝事稍一縈戀則亦市朝書畫賞鑒是雅事
稍一貪癡則亦商賈詩酒是樂事小一徇人則亦地
獄好客是豁達事一爲俗子所撓則亦苦海

讀書不獨能變化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義理收攝故也。

收拾身心。漸令向裏。處世酬物。自然安穩。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呂叔簡云。初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着。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

人于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賈太傅曰。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

晁文公云。漢祖威加四海。武不殺也。蕭相功居三傑。文無害也。所以創業垂統。君臣相得而然也。

觀二儀而爲始。見一漚之初生。指八極而窮邊。分一沙以立界。此中稱我不亦小哉。

劉勰曰。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虱。視不見地。天地大矣。而不見者。眸掩于針。虱也。以斯觀之。人有小

察細訖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

逸周書云。唯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

古人有車輪爲樵爨者。或目之曰勞薪。此乃無情之勞。爲人所用耳。夫有情之勞。爲人所用。又甚于此。而終歸滅絕。則同矣。

外護其身。當如惜于霄茂樹。勿縱片斧戕傷。內護其行。當如惜渡海浮囊。勿容針鋒穿破。

新論云。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

大象渡河。直絕洪流。自利也。大龍辦事。廣布膏雨。兼濟也。法此二者。名大丈夫。

陸賈曰。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

莊子云。富者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學者多立言而不得盡行。其爲心也。抑亦如此。

劉向說苑云。默無過言。慈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劉邵曰。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

逆計而憂。憂而無益。况未必爾。卽悟而斷。不如去憂。觸境而怒。怒而無益。况多偶然。卽悟而斷。不如去怒。隨意立法。出自然智。

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若一接近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蠶之不繰。則素絲蠹于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于心胸。

趨捷徑者。悞涉穢地。足之所汗。必無再往。行之所汗。豈容再玷。

任你極聰明伶俐。賣得巧。到底藏不得拙。故伊尹云。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

王陽明曰。學問困忘之病。只是個不真切。好色之人。未嘗病困忘。只是個真切。又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功夫說閑話。管閑事。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麟之獨角。則居瑞之首。人之獨覺。則居士之上。獨覺表自然之智。獨學失外獎之益。獨之名目。有所不同。歲月本長。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寬。而忙者自隘。風花

雪月本閒而勞擾者自冗。忙處不亂性。須閒處心神養得清。死時不動心。須生時事物看得破。

江河之流爛齒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小故也。結交游識今人面。覽傳記識古人心。識今人多有損益。識古人多有勸戒。

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籍。不可一讀能也。故學問長進斷不在意氣太銳之時。而在功夫有常之後。

徐偉長曰。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顏淵時有百歲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

陰壑積雨之竒險。可以想爲文章。不可設爲心術。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爲才具。不可依爲世情。

顏黃門曰。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雖賤。必歸功焉。竊人之財。

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新論云。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至于熾也。雖褻情卷慾而不能收。其性敗也。

晁文公曰。不擇情興處所。隨時隨分。常用入清之法。後生輕薄前輩。往往促算。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賤者贈之。

賈太傅曰。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

末世無好人。須是將我的好。引他的好。出來。切勿將我的不好。惹他的不好。出來。寧可把我的好。換去他的不好。始得。

偶思貧賤人。所以羸富貴人。一籌者。止爲落得一味清閒耳。若又馳逐貴勢之門。乞哀權要之路。日夜奔忙。無有止息。則連此一段清閒。亦輸却耳。

王仲任曰。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狂躁早成。禍害暴疾。

若有器宇淵邃。人倫不能見其邊際。心境虛凝。鬼神

不能知其朕兆。吾當目之為有道之士。

薛文清曰。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云

事未至先一着。事既至後一着。

不學之謂貧。無學之謂賤。心死之謂天。失身之謂無

後。

劉勰曰。嗜欲連綿於外。心腑壅塞于內。蔓衍于荒淫

之波。留連于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

多殺以恣口腹者。神仙之人。目為啄腐吞腥。善佞以

求富貴者。高尚之士。比之吮癰舐痔。

東坡詩云。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

作粘壁枯。此言深可為知進不知退之戒。

勤苦從來動天。學人不必致疑于造物。

晁文公云。蠅能緣物。不能緣火。若能緣火。與火為一。

人能緣事。不能緣道。若能緣道。與道為一。

屠者少食肉。圃者少食藪。耕者少食粟。匠者少居屋。

逐于利也。可見營家者多不能享福。享福惟不營家

者乃得之。汲汲宦途而求聲譽者。究竟不曾受用得。

宦途滋味。

多情者不可與定妍媸。多誼者不可與定取與。多氣者不可與定雌雄。多興者不可與定去住。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置身利害之中。方晦伯云士望易高。民望難副。

陽明子曰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人多于過上用功。就是補甕。其流必歸于文飾。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中而無爲。晁文公愛重二語。

晁文公曰眼前白石爛南山。壽非可久。身後黃金挂北斗。富亦何爲。過務貪求。誰能覺了。

杜門之法。只是下幃。忘形之交。惟有識性。

寓身虛白之宇。或出或處。身自在也。寓心清靜之軀。或語或默。心自在也。寓言優游之文。或律或古。言自在也。

於苦修福。其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於悌。雖終日言學。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味。

此意。

呻吟語云。今之用人。只怕無去處。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只怕無來處。不知其病根在去處。東莞子云。讒者知嫉害于他人。而不知傷其所說之主。知傷所說之主。而不知還害其身。

劉向曰。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

劉伯溫曰。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

寧鳩子曰。危崖之石。先傾。掉枝之葉。先落。萬物惟平。

可以長久。

人心壯。老多事。少時少事。兒時無事。今要先反到事少上。以次減除。便到無事。如嬰兒。然後到的胎中消息。

若富貴榮華。由我力取。則造化爲無權。若毀譽嗔喜。隨人脚跟。則讒夫愈得志。

素書曰。苦莫苦于多。願短莫短于苟。得孤莫孤于自恃。危莫危于任疑。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症。習陰謀者。

指厥諫
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
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止因好事。
荀悅曰。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
無慮。日日豐年。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
一日不知此味。鶴林玉露云。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
大夫不知此味。

嚴於公門。寬於百姓。嚴於奸惡。寬於善良。政之體也。
然公門防閑。又當詳於大而略於細。若事事苛求。恐
人不樂爲用也。奸惡懲治。又當去其甚而警其餘。若
人人計較。勢或生他變矣。是以持法者。切忌任意而
過也。

朱公曰。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
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
大慧云。自念此身到睡時。已無主宰。况四大分散。衆

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絕時。自到寤寐恒一處。後忽參悟。方知寐時便是寤時的。寤時便是寐時的。

劉邵曰。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鬪之大訟。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薛文清曰。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日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十一席之地。此言極喚癡夢。要知天生賢才。原爲利濟天下。士君子實存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卽此便是立命。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則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爲珪璋。剉絲滿筐。不可織爲綺綬。

任重于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立脚不定矣。自古

煖熱處。誤却多少人。故君子之處世也。寧風霜自挾。母魚鳥親人。

黃山谷曰。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江湖之水。湛如。豈復有不足之患耶。

劉勰曰。容身而處。適情而遊。一氣浩然。純白于衷。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深。凡興留不盡之意。則趣多。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者。不生內變。必召外憂。董仲舒曰。凡天地之物。乘于其泰而生。厭于其勝而死。

王仲任曰。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

天下固有父兄不能囿之豪傑。必無師友不可化之愚蒙。

朱子曰。人多把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功夫自是大。陽明子曰。言語無序。亦以見心之不存。

新論云。言語在口。譬合鋒刃。不可動也。動鋒刃者。必傷喉舌。

自家一個身心。若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何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雖賢何補。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

林和靖曰。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於一切境。順違無不空。勿失無礙法。於一切時。忙閒無不可。勿失無念法。

受人之恩。雖深不報。怨則淺亦報之。聞人之惡。雖隱不疑。善則顯亦疑之。此刻之極薄之尤也。

劉邵曰。君子知自損之爲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一伐而並失。

卑賤之人。豈無暴性。亦以自幼處人呵責之下。日忍一日久。則不覺其感觸而順受矣。處得志者。能以此自比。其爲度量自寬。其爲德業自厚。

東坡云。讀書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

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袁石公云。凡有契心之書。便當取讀。若不愜意。就置之。俟他人別有契者。自去讀。切勿遽出意見。妄爲是非。又留與後人。爲是非之柄也。

以貨財貽子孫。奚待操戈入室。以學術殺後世。有如按地伏兵。

器虛無物。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侮。

劉勰曰。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必不納忠諫之言。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王陽明曰。今人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晁明遠云。予思昧爽之際。起而宴坐。目光睽爍。耳音清徹。和氣融液。靜心虛凝。卽此少時。亦非常人境界。顏黃門曰。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楊子雲曰。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

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袁石公云。凡有契心之書。便當取讀。若不愜意。就置之。俟他人別有契者。自去讀。切勿遽出意見。妄爲是非。又留與後人爲是非之柄也。

以貨財貽子孫。奚待操戈入室。以學術殺後世。有如按地伏兵。

器虛無物。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徇。

劉勰曰。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必不納忠諫之言。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王陽明曰。今人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晁明遠云。予思昧爽之際。起而宴坐。目光睽爍。耳音清徹。和氣融液。靜心虛凝。卽此少時。亦非常人境界。顏黃門曰。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楊子雲曰。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

眉致其美于人。而人卒不以眉爲功。眉無事也。居功其以眉乎。指貢其傷于人。而人卒不以指爲怨。指無心也。處怨其以指乎。

蒞官之法。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救荒不患無竒策。患無真心。真心卽竒策也。

事上之道。與其徇之以法。不若奉之以體。臨下之法。與其徇人之情。不若平吾之情。

程伯子曰。立朝大槩。前面路放寬些。若窄時異時和自家無轉側處。

劉邵曰。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拔竒而竒有敗。則患在不素別。

得不償失者。彈雀之隋珠。物重于人者。換馬之愛妾。是皆顛倒于一念。難以語情之正也。

天下之禍。每起於取。不以與萬事之失。每起于動。不以靜。至取而悔。動而悔。不可及悔矣。若與而悔。靜而悔。悔止與與靜耳。

從議要宛轉。但忌隨波。當事要主持。須戒偏執。

王符曰。惡人高會而夸詫。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

警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

天下最易漸染者莫如衣冠言動之習即賢者不免

故晏子之卜居孟氏之卜鄰未論唇齒可依先在面

目可對

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亡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亡身

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

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桓寬曰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罰

情衰骨肉癡人猶說四海心知伴結嬉遊浪子尚誇

一時勝會

陸象山云精神一日不用則愚若無事用在何處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

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

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清于骨令見者形穢如廁珠玉清于態令見者色沮

如坐針銛

問處世之澆莫若晦烏賊魚吐墨以自蔽而所以得

者。墨爲之祟。所謂晦者非與。曰身可處暗而不可爲暗。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善用晦與。

弋說云。積書之人。一段苦心。如蜂釀蜜。爲人作甜。有說於此。徒積者。置勿論。積而能讀者。當用筆塗抹。使不肖子孫難賣。而吾精神流寄其間。異時。知已開卷相對。亦暢事也。

王元美曰。挾造化之秘。則真宰默讐。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文人當佩服斯言。

士大夫損德處。多由立名心太急。名者造物之所忌也。片長寸美。舉世抽揚。儘足銷折其福。故云。名過其實者。無後。又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可懼哉。

可損之事。卽日而改。自生之智。卽時而書。撫已諱思。亦足爲有道之人矣。

拈屏語

終

抄本

三三



